

增补重修版



大清权臣

# 張之洞

国有疑难



唐浩明 / 著

唐浩明评点版

壹

大清权臣

# 張之洞

国有疑难

唐浩明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权臣张之洞. 1, 国有疑难 / 唐浩明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3

ISBN 978-7-5502-7009-1

I. ①大…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1435号

## 大清权臣张之洞. 1, 国有疑难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夏应鹏

特约编辑: 黎 靖

封面设计: 郑金将

版式设计: 杨祎妹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70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9印张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7009-1

定价: 39.8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 代序：从清流名士到国家重臣

二千年的中国封建官场，不乏清流名士，也多国家重臣，然集清流名士与国家重臣于一身者，却不常见。在近代，有一个人，清流名士做得风雅洒脱，名满天下，国家重臣做得有声有色，政绩卓越，将难以融合的两类人很好地集于一身，此人便是张之洞。

### 一

张之洞十四岁成秀才，十六岁领解元，二十七岁中探花，科考之早售，名次之前列，世不多见。科举考试如此之顺，并不是他会猜题目，或临场发挥特别好，的确是书读得好。他三十九岁时著的《书目答问》，罗列书目二千二百余种，叙述版本源流，评点其中优劣，涵盖中国版本目录学的方方面面。这里既有他的博览功夫，也见他的选择眼光。正因为两者俱佳，故此书近代以来，在读书界影响甚大。鲁迅是不大赞成读旧学的，也不大看得起旧学研究者，但说过若要研究旧学，则须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样的话。对于张之洞的学问，鲁迅算是给予格外的肯定。然而，张之洞又不是那种皓首穷经的学究，他同时也很有才情。他写了不少好诗，尤其善于射覆、打诗钟。

射覆本是古代的一种游戏：预先将一物覆盖，猜中者获赏。后来发展为猜文字中的寓意，或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将此文与彼文予以联结。如有一覆，道是“伯姬归于宋”。这句话出自《左传》，须射唐人诗一句。其所覆之诗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老大嫁作商人妇”。为什么是这句诗呢？原来，伯者，老大也。伯姬即鲁国的长公主。归者，女子出嫁也。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把商旧都周围地区分给商纣王的庶子启，定国名为宋，故宋国为商人后裔聚族之地。这样剖析，伯姬归于宋，不正是老大嫁作商人妇吗？这个覆制得有学问，能射中者得既有学

问又聪明。这样的游戏的确显得高雅，很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博学与机敏，文人圈中也可凭此令人信服地定出高下档次。

张之洞是此中高手。传说一次京师文人聚会，才子潘祖荫制一覆，曰“东邻女登墙窥臣三年”。这句话出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射唐人诗一句。张之洞射中，他的答案是李白《子夜吴歌》中的“总是玉关情”。在李白的诗里，玉关即玉门关，长安捣衣妇情系的是玉门关戍卒。但张之洞将“玉关”拆开为“玉”与“关”。“玉”即宋玉，“关”即关联。宋玉是有名的美男子，东邻女登墙窥视是因为宋玉貌美的缘故。制覆者与射覆者的博学与机敏，都令人叹服。

所谓打诗钟，是兴起于清道光年间的文人游戏。它是这样玩的：任举两个字，在一个限定的短时间内做两句七言格律诗，或引两句前人的七言格律诗，两句诗里得分别嵌进这两个字。当时的计时方式是燃香。用一根细线系一枚钱，线下置一盂，线系香上，香燃线断，钱落盂中，发出一声响，如同撞钟一样，这就叫作打诗钟。

据说曾有人想为难张之洞，以京师天广寺禅房塔射山房中的“射”与“房”两字来打诗钟。这两个字极不好作诗。但张之洞未被难倒，线断之前他已做好了：射蛟斩虎三害除，房谋杜断两心同。前句说的是周处射蛟，后句说的是房玄龄、杜如晦的事。

野史上还说张之洞善制一种名曰无情对的联语，即上下二联看起来毫无联系，若仔细推敲，则又字义相扣关联甚紧。传诵最广的张之洞的无情对是：木未成才休纵斧；果然一点不相干。

在所谓的“同光中兴”年代里，先前的内乱平定了，后起的外患尚未爆发，京师又迫不及待地闹起文恬武嬉来。文士们喜欢设诗酒雅会，诗酒雅会上射覆打诗钟必不可少，此中的风头人物则为一时名士。名士须具备四大要素：功名、学问、才情、快捷。这四个方面，张不但具备，且都要胜人一筹。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名士圈中的名士！

在京师名士圈中，有一些人并不只是射覆打诗钟而已，他们更热衷的是谈论国是，议论朝政。这些人除个别的占据要津外，大部分都是没有实职实权的闲散官员，其中又以翰林院、詹事府等文化部门的官员为多。这些人，出发点或许各有不同，但最终都在一些共同点上汇集：谴责时弊、批评朝政、弹劾大员、主持正义、对外强硬、与权贵保持距离等等。他们与东汉时期太学生们的行事相仿佛，于是被称为清流党。清流党的牵头人物为大学士李鸿藻、尚书潘祖荫，骨干成员有邓承修、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王懿荣、宝廷、黄体芳等。张之洞虽是名

士中的名士，但他“平生志趣，雅不欲以文人自居”，其志在“经营八表”。于是，他又成了京师清流党中的骨干。“流”与“牛”谐音，清流党又被叫作青牛党。时人将张之洞与张佩纶比之为青牛的两只角，可见张之洞在这个圈子中所起的作用。

清流张之洞做过几件漂亮事。一是对吴可读尸谏所表示的鲜明支持慈禧的立场，一是对四川东乡冤案渎职者的强烈谴责，一是委婉批评慈禧对午门禁军的错误处置，一是在伊犁条约签订前后对沙俄所持的强硬态度。这几件事都发生在光绪五年至七年这两三年时间内。

张之洞二十七岁开始做官，以后长时期在外省做学政，远离朝廷，直到四十一岁回京时还只是一个翰林院的低级官员，仕途可谓不顺。从四十二岁即光绪四年起，到四十五岁即光绪七年，这三四年中，他年年升官，有时一次连升几级，很快便跻身朝廷大员之列。光绪七年更外放山西巡抚，被托与方面重任。官运为何又这样亨通了？这很可能是清流名士给他带来巨大社会声望的缘故。

## 二

从光绪七年底到三十三年秋，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张之洞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在山西巡抚任内，他严厉禁烟，大力革除衙门陋规，参劾贪腐官员。他还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来山西用机器采煤。李提摩太对中国的友好，以及他本人的科技知识，让这个深受清流圈内仇外情绪影响的名士巡抚，在思想认识上对洋务有了很大的转变。

光绪九年末，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爆发，一向以国是自期的张之洞对万里之遥的战事甚为关心，连连上折朝廷，献策献谋。他的这种表现，得到当政者的嘉许。光绪十年四月，他奉调总督两广。对于张之洞来说，这次调动，既是职务上的提拔，又是使用上的重视。朝廷对他的信任，显然非比一般。张之洞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与来到前线的兵部尚书、湘军名将彭玉麟密切合作，起用老将冯子材，全力支持冯的用兵计划，又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给刘以充分的信任，最后终于取得镇南关大捷。这是近代史上中国战胜西方列强的最重大的一次战役。张之洞因此声名大著，而这场血与火的战争，也给张之洞以彻底改变身份的洗礼，即从高蹈的清流派完全转变为务实的洋务派。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载誉来到武昌，开始他的湖广总督之任。在湖督这个职

位上，他整整待了十九个年头，以辉煌灿烂的洋务业绩，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张被调任湖广，是因为修建铁路的缘故。在当时所提出的兴建国内腹部干线的多种方案中，张拟定的从北京芦沟桥起，中经河北、河南、湖北，以汉口为终点的芦汉线被采纳，并负责督建此线南端的修筑。芦汉铁路于一九〇五年全线通车，百余年来，成为贯通中国腹部的一条大动脉。

除铁路外，张之洞还大办洋务局厂。其中最为重要者，当数湖北铁政局与汉阳枪炮厂。湖北铁政局乃武汉钢铁公司的前身。鉴于张之洞为中国冶金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的话。至于汉阳枪炮厂，在日后的战争年代里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在武昌，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便是当时的革命者看中了这个枪炮厂。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大量使用的武器，仍然是“汉阳造”。

除军事工业外，张之洞还在武汉大力兴办民用工业，著名的湖北四局即湖北纺纱局、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都是张在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四年这段时期内陆续开办的。这些民用官局与左宗棠的兰州织呢局、李鸿章的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一道开风气之先，为中国民用工业奠定最初的一批基石。

为使中国强大，张之洞在署理两江总督时，还创建一支名为自强军的新式军队。这支军队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按德国陆军的操典予以训练。自强军常与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一道提起，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新式军队的代表。

办局厂，办军队，都需要大量的新式人才，学政出身的张之洞遂在湖北办起一批新式学堂，如自强学堂、农务学堂、蚕桑学堂、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方言学堂等，其中最有名的学校当属两湖书院。这所学堂后来又改名为两湖大学、两湖总师范学堂。两湖书院不仅培养了许多洋务人才，还培养了一大批反清志士。著名革命家黄兴、唐才常等人都出于这里。张之洞还大量派遣留学生。当时，湖广所派出的留日生，居全国之首。

尤为难得的是，张之洞将他的导中国于富强的治国方略上升到“中体西用”的理论高度。随着阐述这一思想的《劝学篇》的奉旨刊行而累计发行量达二百万册，“中体西用”于是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为通俗最易为国人所接受的改革中国的广告词。庚子年间，张之洞与刘坤一等人发起东南互保活动，使得东南诸省在那场混乱中尽可能地少受损失。次年，他又与刘坤一会衔连上三道奏折。其中所提出的种种变法思考，实际上已画出晚清新政的蓝图。

因兴办洋务的重大影响，也出于制约袁世凯的政治考虑，光绪三十三年，七十一岁的张之洞被内召进京，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的身份参知朝政。光绪

三十四年十月，皇帝病危，慈禧召集三位大臣商议立嗣大事。这三位大臣即醇王载沣、内务府大臣世续及张之洞。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弟，世续是皇室的大管家，均为满人，张之洞是唯一参与此等绝密事的汉人。给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定国号为宣统，皆出于张的建议。为人臣者做到这种地步，也可谓登峰造极了。

### 三

有趣的是，身为国之重臣的张之洞，却依旧不改早期那种清流名士的本色。

他不习惯按官场的作息制度上下班，平时说话办事，也不大循官场套路，常常率性而为，喜怒皆形于色。对于平庸的属员，他多半不假辞色，而对于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则又格外有好感。时人批语他“起居无时”“号令无节”“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他听到这些话后并不恼怒，坦然承认有“无时”“无节”的毛病，但对自己长得丑、不会说话的缺点，却不认可。不过，据《清史稿》本传说，张“短身”。从传下来的照片看，他的脸尖，鼻子大。这样看来，张的确够不上英俊。他出生在贵州，史册上说他“终生操黔语”。在流行官话的官场上，黔语乃土音。说他语言乏味，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总之，这四句流行很广的评语，对张之洞来说，应该较为准确。

野史上有不少关于张之洞名士做派的记载，其中有些也颇有意味。如他在山西做巡抚时，为着一个县令替他解决“公”字与“勾”字通假的疑问，他就将此县令升官。又为着一个县令不能与他畅谈诗书，便判定此人必腹中草莽，遂将此人降级使用。直到晚年，他还因酷爱古董，在琉璃厂高价买了一个假货，成为京师官场上的一大笑话。在粤督任上，为筹措银子，他竟然开禁闹赌，引起士林广泛不满。在湖督任上，他又听信诗人陈衍的建议，大铸以一当十的铜元，造成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终于，他的这些不循常规的做法，招来了严厉的指谪。

光绪十九年，大理寺卿徐致祥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疏，参劾张之洞用人不当、于事不察、滥用罚捐、靡费钱财、狂诞谬妄、有名无实等种种不法情事，建议对张的使用是“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地，惟衡文校艺，谈经征典是其所长。”这话的意思是，张之洞不堪做国之重臣，只能做清流名士。这就是所谓光绪年间的大参案。但最后，张之洞还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这场风波，其关键的原因是张为官廉洁，不贪不捞。《清史稿》中的《张之洞传》上说他：“任疆寄数十年，

及卒，家不增一亩云。”由此看来，廉洁是为官的一条重要原则。守住这条原则，即便遇到一些麻烦事，也可以从容应对。

张之洞虽然名士习气严重，但他又绝不像历史上有些名士那样狂狷与刚烈。如他思想上倾向维新，赏识康梁，但朝廷的风向变化后，他便立刻撇清与康梁的关系。辜鸿铭说他之所以著《劝学篇》，是为了“绝康梁而谢天下”。他甚至还偷偷派人将自己先前写的有关维新的题联抹掉。又如他对袁世凯本无好感，当袁竭力逢迎他时，他又关照袁。最后还为袁说情，保住了袁的性命。他有一个“十六字为官真经”，道是：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于是，便有人骂他“巧于仕宦”。

不管怎么样吧，张之洞在朝为清流，外放为能臣，在晚清官场上，算是一个既能说又能做的官员。可惜，这种官员，官场上太少了。张之洞早年所在的清流党中的大部分人，便是只能说而不能做。与他当时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朋友张佩纶、陈宝琛、宝廷便属于此类。他们都出身清华，少年得志，胸中堆积满腹经纶，笔底似有千军万马，一时间名震海内，令作奸犯科者闻之发怵，也让慈禧太后另眼相看，将他们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结果，张佩纶在马尾战场一败涂地，遭革职流放，后半生抑郁潦倒。陈宝琛外放会办南洋大臣，被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所参劾而罢官，在家一住便是二十年，直到六十多岁时才任即将退位的光绪皇帝之师傅。宝廷惧怕别人报复，后来借娶船妓自効。从此隐居香山，不知所终。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严格地说，这三个人都无实绩可言。批评别人的时候，慷慨激昂，头头是道，轮到自己亲手办事的时候，又比别人还不行：或胆小怕事，临阵脱逃；或师心自用，缺乏与共事者的协调能力；或意志脆弱，没有孤身坚守的定力。

如果说，张佩纶所缺在“胆”、宝廷所缺在“识”、陈宝琛所缺在“能”上，那么，同为清流名士，张之洞在这三个方面显然比他的朋友们要强得多。或许，正是这些必要的人格素质上的健全，才成就了张之洞从清流名士到国家重臣的转变。

## 【目录】

- 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愤怒骂道：崇厚该杀 / 001  
二 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 / 013  
三 慈禧看到一个社稷之材 / 025  
四 慈禧钦点张之洞为癸亥科探花 / 033  
五 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  
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 / 044  
六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 / 050  
七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 / 063  
八 张之万对堂弟说：做官是有诀窍的 / 073  
九 为借东乡之案做文章，  
醇王在清漪园召见张之洞 / 085  
十 慈禧送给妹妹的礼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 / 094  
十一 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 102

第一章 清流砥柱

- 一 赴任前夕，张之洞深夜造访醇王府 / 114  
二 王夫人突然难产去世 / 120  
三 一位报国心强烈的热血之士，  
偏偏年轻时又错投了主子 / 134  
四 出山前夕，桑治平与张之洞约法三章 / 144  
五 来到山西的第一天，  
张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罂粟苗 / 155  
六 遭遇的第一个县令便是鸦片鬼 / 168

第二章 燕山聘贤



第三章 投石问路

- 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  
张之洞顿生反感 / 174
- 二 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 179
- 三 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 187
- 四 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 189
- 五 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 199
- 六 敢参葆庚、王定安，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 / 204



第四章 晋祠知音

- 一 为了五万两银子，  
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 215
- 二 圣母殿里的灵签 / 221
- 三 夜阑更深，远处飘来了琴声 / 234



第五章 清查库款

- 一 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  
阎敬铭出了一个好主意 / 243
- 二 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震撼张之洞的心 / 253
- 三 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欠款的铁证 / 262
- 四 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 / 268
- 五 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 / 275
- 六 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  
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 / 281
- 七 秋夜，女琴师的乐理启发了三晋执政者 / 285

# 第一章 清流砥柱

## 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愤怒骂道： 崇厚该杀

深秋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它的最后一缕残照仍留在人间，给大清帝国灰暗的京师罩上一圈淡黄色的光晕。从西山那边刮过来的霜风一阵紧过一阵。它将沿途高大的白杨树吹得飒飒作响，又将御道上的黄土漫天掀起，灰尘裹着败叶毫无目的地在空中飘飘荡荡。凄凉的霜风也将沿途的塔寺和宫殿上的铁马<sup>①</sup>，吹得左右晃动，发出清脆悠长的金属撞击声；又将各大城门上高高竖起的大清杏黄龙旗，吹得猎猎作响。这情景酷似这座八百年古都此时的境遇：既陈腐不堪，又带有几分神秘性；既处在衰败破落之际，又似乎有一种厚重的底蕴在顽强地支撑着，决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

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淡黄色的光晕慢慢地变为灰蒙蒙的暮霭，京师寂寞而寒冷的秋夜来临了。

张之洞斜靠在病榻上，默默地注视着宇宙间亘古以来便这样无声无息周而复始的变化。他已病了七八天，今天下午才开始略觉好点，或许是病体虚弱的缘故吧，面对着天地间时序的推移，他的胸腔里无端涌出一股惆怅伤感的意绪来。

他已经四十三岁，通籍十六七年了，却还只

【延伸阅读：①铁马：

悬于屋檐间的铃，风吹发声，类似于风铃。古时除装饰作用外，恐怕还有惊吓鸟雀，使之不能停留屋檐上，以保持清洁的作用。《南部烟花记》里面记载：“临池观竹，既枯，随后每思其响，夜不能寐。炀帝为作薄玉龙数十枚，以缕线悬于檐外，夜中因风相击，听之与竹无异。民间效之，不敢用龙，以竹骏代，今俗则以烧料谓之铁马。以如马被甲作战斗形，且有声也。”是说为了听竹子敲击的声音，隋炀帝用雕成龙形的薄玉片串起来挂在檐外，风一吹碰撞作响，声音与竹一样。后来民间效仿，不敢用龙，就用竹片做的马代替。再后来又用铁片制作，声音清脆，风一吹，像战马披甲奔跑时哗啦作响，所以叫作铁马。】

是一个洗马。在数以百计的官名中，洗马，应该算是最粗俗的一个名称。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许多与官场打交道的人，也不知朝廷中有此种官职。嘉庆朝便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洗马出京赴西北办事，一天傍晚在甘肃一个驿站落宿。驿吏拿出簿册来登记，请问他官居何职，那人答：“洗马”。驿吏想，这一定是替皇宫洗刷马匹的夫役。又问：“你一天洗多少匹马？”那人知驿吏误会了，便和他开玩笑：“没有定数，忙时多洗，闲时少洗，心情好时多洗，心情不好时少洗。”驿吏确信他是马夫了，说：“皇上待下人真是宽厚！”便将他安排在最下等的房间里，不再理睬了，那人也不作声。过一会，县令乘大轿来拜访此人，并把他接到县衙门里去住。那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轿里，县令则步行跟随，一面弯着腰恭恭敬敬地与他说话。

驿吏大惊，问县令的跟班：“他不是一个马夫吗，县太爷怎么对他这样客气？”跟班斥道：“什么马夫！他是县太爷的恩师。十年前，县太爷就是在他手里中的举，五年前会试时，他又是县太爷的房师。”驿吏明白了，“洗马”不是马夫，但他始终不知道“洗马”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儿。

原来，洗马是司经局的主管官员。司经局的职责是掌管书籍典册，隶属詹事府。詹事府原是太子的属官。康熙晚年决定不立太子，并作为定制传下来，詹事府因此一度废弃，后来又恢复，以备翰林院的官员迁升之用。洗马的品级为从五品，来到地方上，品级既比正七品的县令要高，又加之有师恩这一层在内，故那位县令对洗马优礼有加；然而在京师，洗马实在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散小官。

若说无才无德倒也罢了，偏偏是无论做史官，还是做学使<sup>①</sup>张之洞都比别人做得有声有色，可

#### 【延伸阅读：①学使】

即提督学政，简称学政，或称学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学政主管一省教育科举，独立行使职权，品级低于巡抚，但不直接受巡抚管辖。张之洞自1866年至1876年，曾任过湖北、四川两任学政。】

就是官升不上去，真叫人沮丧。他是个志大才大自视甚高的人，从小起就盼望着今后能经天纬地出将入相，给青史留下几页辉煌的记载。然而时至今日还只是一个从五品，年过不惑，精力日衰，这一生的宏大抱负能有实现的一天吗？

张之洞为自己愁虑，更为国事愁虑，他觉得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命似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无论是任人行政还是用兵打仗，也无论他本人是身处京师还是远在边鄙，只要让他知道了，他就非得过问不可。他常常难以理解的是，朝廷办出的事为何总是那样不尽如人意，许多原本易于处置的事情，为何总是办得那样乖谬？唉，真个是朝中无人！倘若自己握秉朝纲，国家绝不是眼下这等一团乱麻似的不可收拾。张之洞常常这样想着想着，便免不了在心里发起牢骚来。

近日就有一件事令他忧虑。

十多年前，趁西北内乱时，浩罕王国<sup>①</sup>的阿古柏带兵侵占了新疆，并与英国和沙俄勾结，企图长期统治这块广阔的土地。沙俄也对新疆怀有野心，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占领重镇伊犁。光绪二年，左宗棠率部出关，很快便打败阿古柏，收复新疆，但沙俄却拒不归还伊犁，朝廷决定派崇厚去俄国会商此事。

崇厚是个洋务派，跟外国人关系密切。同治九年，天津教案<sup>②</sup>发生，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就极力主张严办天津地方官以取悦法国。后来奉旨到巴黎道歉，又在法国人面前竭尽讨好之能事。官场和士林中许多人都讨厌这个油嘴滑舌八面玲珑的软骨头，张之洞尤其痛恨，他认为不能委派崇厚办这样的大事。

朝廷谕旨已下达，当然不可更改。张之洞于

【延伸阅读：①浩罕王国：1710年乌兹别克明格氏族首领沙鲁赫以中亚地区的浩罕城为都城建立的国家。核心地区在包括浩罕、安集延、马尔吉兰、纳曼干等城的费尔干纳盆地。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其次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版图包括今日的哈萨克南部部分地区、乌兹别克东部以及塔吉克与吉尔吉斯部分领土】

【延伸阅读：②天津教案：1870年（同治九年）春夏之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被绑架的事件。加上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洋人所办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民间开始流传“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荒谬谣言。恰当时被民众扭送官府的一名匪徒武兰珍招认是法国人的望海楼天主教堂教民王三所指使。天津地方官带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却发现该堂并无王

三其人，应为武兰珍诬指，但此时群众已经无从分辨真假。于是民情激愤，反洋教情绪高涨，数千人包围了教堂。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丰大业与天津知县刘杰争论中，蛮横开枪，打伤了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教堂。随后外国军舰开到天津，以法国为首，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朝廷派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此案，法国公使联合各国对其武力恐吓。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随后经他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在法国的要求下，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46万两白银，再由崇

是上疏，请太后命令崇厚走西北陆路进俄国，以便在途中实地考察新疆特别是伊犁一带的地理人情，从而做到心里有数，以免上俄国人的当。但崇厚怕吃苦，不肯走陆路，坚持要坐海船；又声称已对新疆了如指掌，此行绝不会让国家吃亏。慈禧终于答应了崇厚。为此，张之洞又添一重顾虑。

于是，他决定自己来研究整个新疆的舆地，随时准备为朝廷提供行之有效的方略。就是因为过度劳累于此，一向不太强健的张之洞病倒了。

这时，他又想起这件事来，伊犁城四周的山川地貌顿时出现在脑子里。“伊犁城南边的那条河，叫个什么名字来着？”张之洞拍打着脑门，想了很久想不起来。他掀开被子下床，擎起窗台上的油灯，想到隔壁书房里去查一查地图。

“四爷！”听到房间里有响动，正在厨房和女仆春兰一起收拾东西的夫人王氏忙推门进来。王夫人的年纪比丈夫小得多，不便直呼其名。张之洞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她便以这种尊称来叫丈夫。“你要到哪里去？”

“我想到书房里去查看一下地图。”

“外面风大，刚好一点，不要再受凉了。”王夫人接过丈夫手中的油灯，扶着他回到床边，说，“你依旧坐到床上去，我去给你把图拿过来。”

王夫人从隔壁房间里把那张标着《皇朝舆地图》的图纸拿了过来，摊开在桌面上。地图很大，把一张桌面全部遮住了。张之洞将油灯移到地图的西北角。

“特克斯！”他抬起头来，一边折地图，一边重复着，“特克斯。是的，就是特克斯！”

王夫人帮他把地图收好，问：“特克斯是什么？”

“伊犁城南边的一条河。”张之洞自己掀开

被子，重新坐到床上，自嘲地说，“我怕真的是老了，很熟的一个名字，一下子就想不起来。”

王夫人安慰道：“这不能怪你，只能怪它名字没取好。什么特克斯、特克斯的，多难记，若是取一个像淮河、汉水一样的名字，不一下子就记住了吗？”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夫人这句话把他逗乐了，连声说：“是的，是的，夫人说得对，不能怪我记性不好，而是它的名字没取好！”

王夫人也笑了起来，她给丈夫把四周的被角压好，说：“不要再想这些事了，这几天都是让什么伊犁呀特克斯呀把你累病的，安安稳稳地静静地吧，等康复了再说。二哥说明天上午还会来号脉，开张单子。”

“廉生的医道是越来越精了。大前年我在成都也是得的这种病，川中名医龙运甫给我开的药方，见效也没有这样快。我看要不了几年，他的医术会比太医院里那几个只会开平安单方的老太医还要高明。”

张之洞说的廉生，就是王夫人的胞兄王懿荣，懂得点文字学史的人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十多年后，就是这个王懿荣，凭着他对医药学的兴趣和深厚的文字学根底，因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商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刻在龟板和牛胛骨上用以记事的文字，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从而被尊称为甲骨文之父。但现在他只是翰林院的检讨，一个七品小京官。

“二哥反复说了，要静心休养，不要劳神。”

“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劳神。”

“没有劳神？”王夫人嗔道，“没有劳神，怎么又会想起特克斯了呢？”

“唉！”张之洞叹了一口气，眼睛盯着对面

厚出使法国道歉。而法国因随后发生的普法战争，无暇注意东方事务，接受了这个条件。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不少官员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把卖国贼之号加于曾国藩。】

的墙壁，好长一会儿没有作声。

墙壁上只挂着一幅画。这画是王夫人娘家祖上传下来的，题为《林泉归隐图》，乃明代大画家文徵明<sup>①</sup>的真迹，是王夫人的陪嫁之物。王夫人顺着丈夫的目光，看了一眼《林泉归隐图》，想起了去年丈夫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咱们也学文徵明，去归隐林泉吧！”她马上接言：“好哇，到哪里去归隐呢？是去你的老家南皮，还是去我的老家福山呢？”见丈夫不再吱声，王夫人笑着说：“归隐好是好，可你的那番志向呢？”张之洞沉吟半晌，说：“看来，还不到归隐的时候。”从那以后，再不提归隐的事了。眼下莫不是又动了这个念头？王夫人的目光从《林泉归隐图》上转回，深情地望着凝神不语的丈夫。

【延伸阅读】①文徵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人，名璧，字徵明，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因先世为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因官至翰林待诏，谥贞献先生，故又称“文待诏”、“文贞献”。宁王朱宸濠曾慕名相聘，文徵明为人忠贞耿介，知宁王久萌反意，托病不赴。他不事权贵，尤不肯为藩王、中官作画，致仕归乡后四方人士求诗书画者络绎道路。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卒，年九十岁。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全才。与大书画家沈周共创“吴派”。与沈周、唐寅（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或称“吴门四家”）。在诗文上，又与祝允明（祝枝山）、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在通常人的眼里，张之洞的长相算不上一个英俊的男子汉。他是自古多豪杰的燕赵人的后裔，却没有燕赵豪杰高大雄壮的身躯。他的个头甚至不及中人，肩窄腰细，手无缚鸡之力。他的脸形五官也长得不好。脸是长长的，下巴尖尖的，眉毛粗短，两只眼睛略呈长形，鼻子却又大得出奇，粗看起来，犹如泰山镇鲁似的压在长眼与阔嘴之间。只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夫人，才真正知道其貌不扬的丈夫的魅力所在。她知道丈夫矮小身躯里滚动的是真正燕赵豪杰的血液，不起眼的眉宇之间，蕴藏了许多人所不及的学问见识。

她试探着问：“你想什么呢，是不是又想学文徵明去归隐？”

“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是放心不下啊，不知崇厚与俄国人谈到什么程度了。崇厚那家伙一向怕洋人，又不熟悉新疆的情况，我担心他会栽在俄国人的手里。”

“四爷。”王夫人笑着说，“依我看，这国